

碧血劍

· 香港 · 金庸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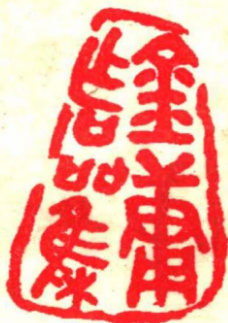
封面
环衬

设计

施珍贵

金庸作品集

《天龙八部》《笑傲江湖》《碧血剑》《射雕英雄传》《神雕侠侣》《雪山飞狐》《飞狐外传》《连城诀》《倚天屠龙记》《鹿鼎记》《白马啸西风》《鸳鸯刀》《书剑恩仇录》《侠客行》《越女剑》



书号:10368·8

定价:18.60(上中下)



劍血碧

下

· 香港 · 金庸
海峽文艺出版社

碧 血 剑

(下)

· 香港 · 金 庸

*

海峡文艺出版社

(福州得贵巷 27 号)

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福建省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26.875 印张 2 插页 260 千字

1994 年 3 月第 1 版

199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统一书号:10368·8 定价: 6.20 元

馆厮混，泰半会说汉语。

胡桂南大喜，问道：“你们的总教头，那个道士，住在哪里”？那武士给尖刀抵住咽喉，正自惊惧，一听之下，心想：“你要去找我们总教头送死，那真是妙极了”。嘴巴向着东边远处一座屋子一努，说道：“我们总教头护国真人，便住在那座屋子里”。那屋子离其余小屋有四五十丈，构筑也高大得多。袁承志料知不假，在他肋下再补上一指，教他晕厥后非过三四个时辰不醒。胡桂南将他施入了树丛。

两人悄悄赶近那座大屋，只见到处黑沉沉地，窗户中并无灯烛之光。胡桂南低声道：“牛鼻子睡了，倒不用咱们等”。两人绕到后门，胡桂南贴身墙上，悄没声息的爬上，跟着又沿墙爬下。袁承志见他爬墙的姿式甚是不雅，四肢伸开，缩头耸肩，行动又慢，倒似是一只乌龟一般，但半点志息也无，却非自己所及，心想：“圣手神偷，果然了得”。他怕进屋时若是稍有声息，定让玉真子发觉，当下守在墙边，凝神倾听。

过了一会，听得屋内树上有只夜枭叫了几声，跟着便又一片静寂。突然之间，隐隐听得有女子的嬉笑之声。接着有个男子哈哈大笑，说了几句主知，相隔远了，却听不清楚，依玉真子。袁承志心道：“他还没睡，胡大哥可下不了手”。生怕胡桂南遇险，于是跃墙而入，只听得男女嬉笑之声不绝，循声赶去，忽听得玉真子笑道：“你身上那一处地方最滑？”那女子笑道：“你身上那一处地方最滑”？那

女子笑道：“我不知道”。玉真子笑道：“我来摸摸看”。

袁承志登时面红耳赤，站定了脚步，心想：“这贼道在干那勾当，幸亏青弟没同来”。听着那女子放肆的笑声，心中也是禁不住一荡，当即又悄悄出墙，坐在草丛之中。

又过了一会，一阵风吹来，微感寒意。这日是八月初旬，北国天时已和江南隆科一般。突然之间，只听得玉真子厉声大喝：“什么人？”袁承志一惊站起，暗叫：“糟糕，给他发觉了！”跃上墙头，只见一个黑影飞步奔来，正是胡桂南，奔到临近，却见他手中累累赘赘的抱着不少物事，心念一闪：“胡大哥偷秘2的脾气难除，不知又偷了他什么东西，这么一大堆的”。当下不及细想，跃下去将他一把抓起，飞身上墙，跃下地来，便听得玉真喝道：“鼠辈，你活得不耐烦了”。身子已在墙头。

胡桂南叫道：“得手了，快走！”袁承志大喜，回头一望，不由得大奇，星光熹微下只见玉真子全身赤裸，下体却臃臃肿肿的围着一张厚棉被，双手抓着被子。袁承志忍不住失笑。胡桂南笑道：“牛鼻子正在干那调调儿，我将他的衣服都偷来了”。说着双手一举，原来抱的是一堆衣服，转身道：“盟主，你的宝剑！”那把金蛇剑正插在他后腰。

袁承志拔过剑来，顺手插入腰带，又奔出几步。玉真已连人带被子，扑半下来，喝道：“小贼！”伸右掌向胡桂南劈去。袁承志出掌斜击他肩头，喝道：“你我再斗一场”。

玉真子只感这掌来势凌厉至极，急忙回掌挡格。双掌

相交，两人教倒退了三步。玉真子大吃一惊，看清楚了对手，心下更惊，叫道：“啊！你这小子逃出来了”。他初时只道小偷盗剑，便赤身露体的追了出来，哪料得竟有袁承志这大高手躲在墙外。

袁承志一退之后，又即前。玉真子左手拉住棉被，惟恐滑脱，只得以右掌迎敌。但这条大棉被何等累赘，只拆得两招，脚下一绊，一个踉跄，袁承志顺势一拳，重重击在他肩头。玉真子又急又怒，他正在浓情畅怀之际，给胡桂南乘机偷去了宝剑衣服，本已大吃一惊，这里再遇劲敌，肩头中了袁承志破玉拳中的一招，整条右臂都酸麻了。他自八岁之后，从未在人前赤裸过身子，这时狼狈万状，全想不到若是抛去棉被，赤身露体的跟袁承志动手又有何妨？时当夜晚又无多人在旁，就算给人瞧见了，他本是个风流好色的男子，也没什么大不了。但穿衣的习俗在心中已然根深蒂固，手忙脚乱的只顾抵挡来招，左手却始终紧紧抓着棉被不放。再拆两招，背心上又被袁承志一掌击中。这一掌蓄着混元功内劲，玉真子再也抵受不住，哇的一声，吐出了一口鲜血。

袁承志住手不再追击，笑道：“此时杀你，谅你死了也不心服，下次待你穿上了衣服再打过”。胡桂南急道：“盟主，饶他不得，只怕于祖大寿性命有碍”。袁承志心中一凛：“不错，他去禀告鞑子皇帝，又加重了祖叔叔的罪名，非杀他灭口不可”。纵身上前，双拳往他太阳穴击去。玉真子见

来招辣，自然而然的举起双手挡格，虽将对方来拳挡开，但棉被已溜到脚下，“啊”的一声惊呼，胸口已结结实实的被袁承志飞脚踢中。玉真子大骇，再也顾不得身上一丝不挂，拔足便奔。袁承志和胡桂南随后追去。

这道人武功也当真了得，身上连中三招，受伤极重。居然还是奔行如飞，轻功之佳，实是当世罕有。袁承志争步追赶，眼见他窜入了那座牛皮犬帐，当即追进。

刚奔到帐口，只见帐内烛火照耀如同白昼，帐内站满了人，当即止步，闪向一旁，只听得帐内众人齐声惊呼。

这时胡桂南也已赶到，一扯袁承志手臂，绕到帐后，两人伏低身子，掀开帐脚，向内瞧去。只见玉真子仰面朝天，摔在地下，全身一丝不挂，瞧不出他一个大男人，全身肌肤居然雪白粉嫩，胸口却满是鲜血，这模样既可怪至极，又可笑无比。

帐中一声惊呼之后，便即寂然无声。只听得一个威严的声音大声说起满洲话来。袁承志吃了一惊，说话之人竟然便是满清皇帝皇太极。

见帐内站满的都是布库武士，不下一二百人；心道：“啊，是了，这鞑子皇帝爱看人比武，今晚又来瞧啦。自他眼福不浅，见到了武士总教头这等怪模样”。他昨晷领略这过些布库武士的功夫，武功虽然平平，但缠上了死命不放，着实难斗，帐中武士人数如此众多，要行刺皇帝是万万不能，当下静观其变。

只见一名武士首领模样之人上前躬身禀报，皇太极又说了几句话，便站起身来，似是扫兴已极，不再瞧比武了。他走向帐口，数十名侍卫前后拥卫，出帐上马。

袁承志心想：“这当真是天赐良机，我在路上出其不意的下手，比去宫中行刺可方便得多了”。低声对胡桂南道：“这是韃子皇帝，你先回去，我乘机在半路上动手”。胡桂南又惊又喜，道：“盟主小心！”

袁承志跟在皇太极一行人之后，只见众侍卫高举火把，向西而行，心想：“待他走得远些再干，免得劝起来，这些布库武士又士又赶来纠缠”。

跟不到一里，便见众侍卫拥着皇太极走向一所大屋，意进了屋子。袁承志好生奇怪：“他不回宫，到这屋里又干什么了”？当下绕到屋后，跃进墙去，见是好大一座花园，南首一间屋子名透出灯光。他伏身走近，从窗缝中向内张去，但见房中锦乡灿烂，大红缎帐上金线绣着一对大凤凰。迎面一张殷红的帷子掀开，皇太极正走进房来。袁承志大喜，暗叫：“天助我也！”

只见一名满洲女子起身迎接。这女子衣饰华贵，帽子后面也镶了珍珠宝石。皇太极进房后，那女子回过身来，袁承志见她约莫二十八九岁年纪，容貌甚是端丽，全身珠光宝气，心想：“这女子不是皇后，便是贵妃了。啊，是了，皇太极去瞧武士比武，这娘娘不受看比武，便在这里等着，这是皇帝的行宫”。

皇太极伸手摸摸她的脸蛋，说了几句话。那女子一笑，答了几句。皇太极坐到床上，正要躺下休息，突然坐起，脸上满是怀疑之色，在房中东张西望，蓦地见到床边一对放得歪歪斜斜的男人鞋子，厉声喝问。那女子花容惨白，掩面哭了起来。皇太极一把抓住她胸口，举手欲打，那女子双膝一曲，跪倒在地。皇太极放开了她，俯身到床底下云看。

袁承志大奇，心想：“瞧这模样，定是皇后娘娘乘皇帝去瞧比武之时，和情人在此幽会，想不到护国真人突然演出这么一出好戏，皇帝提前回来，以致瞧出了破绽。难道皇后娘娘也偷人，未免太不成话了吧？她情人若是尚在房中，这回可逃不走了”。

便在此时，皇太极身后的橱门突然打开，橱中跃出一人，刀光闪耀，一柄短刀向皇太极后心插去。那女子“啊”的一声惊呼，烛火晃动了几下，便即熄灭。过了好一个，烛火重又点燃，只见皇太极俯身伏在地下，更不动弹，背心上鲜血染红了典袍。

袁承志这一惊当真非同小可，看那人时，正是昨天见过的睿亲王多尔衮。那女子扑入他怀里。多尔衮搂住了，低声安慰。

袁承志眼见到这惊心动魄的情景，心中怦怦乱跳，寻思：“想不到这多尔衮胆大民天，竟敢弑了哥哥。事情马上便要闹大，快些脱身炎妙”。当即跃出墙外，回到客店。

青青见神色惊疑不定，安慰他道：“想是鞑子皇帝福命大，刺他不到，也就算了。”

袁承志摇头道：“鞑子皇帝死了。不过不是我杀的”。

众人料想鞑子皇帝被刺，京城必定大乱，次日一早，便即离盛京南下。

不一日，进山海关到了北京，才听说满清皇帝皇太极在八月庚午夜里“天疾而终”，满清立了皇太极的小儿子福临做皇帝。小皇帝年方六岁，由睿亲王多尔衮辅政。

袁承志道：“这多尔衮也当真厉害，他亲手杀了皇帝，居然一点没事，不知是怎生隐瞒的”。洪胜海道：“睿亲王向来极得皇太极的宠信，手掌兵权，满清的王公亲贵个个都怕他。他说皇太极无疾而终，谁也不敢多口”。袁承志道：“怎么他自己又不做皇帝”？洪胜海道：“这个就知道了。或许他怕人不服，杀害皇太极的事反而暴露了出来。福临那小孩子是庄妃生的，相公那晚所见的贵妃，定然就是庄妃了”。

袁承志此番远赴辽东，为的是行刺满清巨酋皇太极，以报父仇，结果亲眼见到皇太极毙命，虽非自己所杀，此人终究是死了，可是内心却殊无欢愉之意，一再思忖：“他为什么将我交给祖叔叔？以他知人之明，自然料得到祖叔叔定会私自将我释放？他是不是要收服祖叔叔之心，好为他死心塌地的打仗办事”？又想：“祖叔叔投降鞑子，自然是汉奸了。只因他救了我性命，我便冲口而出的叫他叔叔，那

岂不是只今小惠，不顾大义？到底该是不该”？想到皇太极临死的情状，当时似乎忍不住便想冲进房去救他性命，要是多尔袞下手稍缓，自己是否会出手相救，此时回思，兀自难说。

再想到玉真子武功之强，满洲武士之勇，多尔袞手段的狠辣，范文程等人的深谋远虑，只觉世事多艰，来日大难，心中一片片空荡荡地，竟无着落处。

袁承志取出银两，命洪胜海在禁城附近的正条子胡同买了一所大宅第，此次来京要结交王公巨卿、文武官员，以作闯军内应，须得排场豪阔。

这日青青在宅中指挥撞仆，粉刷布置。袁承志独自在城内大街上闲逛。走到一处，见有数十名户部库丁手执兵刃，戒备森严。听途人说，是南方解来漕银入库。他想这是崇祯皇帝的根本，得仔细看看，当下站得远远的，察看附近的形势，突见两条黑影从库房屋顶上跃起，身法甚是迅速，一转眼间，已在东方隐没。

袁承志在奇，心想光天化日之下，难道竟有大盗动库，倒要见识一下是何等的英雄好汉，脚下加劲，奔到东北角上，人影已然不见，但这边只有一条道路，于是提气向前疾追，这一提气，真是疾逾奔马追不多时，果见两人在向前急奔。

他放轻脚步，防那两人发觉，但势头丝毫放缓，片刻

间相距已近。但见那两人身穿红衣，头上伸出两条小辫子，看背后模样，竟是十五六岁的童子。两人肩头各负一个包裹，从身形脚步瞧来，包裹份量着实不轻，想来便是库银了，小小年纪，负了重物居然还能如此奔跃迅捷，实是难得。奔不多时，两个红衣童子已到城边。袁承志心想：“不知他们如何出城”？哪知二童竟不停步，直冲而出。

守在城门口的军士眼前一花，两团产的东西已从身旁擦过，正自惊诧，突然一个灰影又是一晃出城，比那两团红云更加迅速，等到望见是两个穿红、一个穿灰之人的背影时，三人早已云得远了。

袁承志尾随双童，两名童子始终没有发觉。出城后奔行七八里路，眼前尽是田野。两童来到一座大宅之前，从身边取出带钩绳索，抛将上去，抓住墙头，攀援而上，跳了进去。

袁承志走近，见那宅第周围一匝黑色围墙，墙高两丈，居然没一道门户。围墙涂得黑漆漆的，甚是阴森可怖，这已十分奇怪，而屋子竟没门户，更是天下少有的怪事。他好奇心起，纵身跃入，里面地基离墙却有两丈三尺高，如不是身负绝顶武功，多半会出于不意，摔跌一交。里而又有一道围墙，全是白色，仍是无门。

他这时一不做二不休，跃上墙头。这堵墙比外面围墙已高了三尺，但因地基低陷三尺，在外面却看不出来。他跃进白墙，发觉地基又低三尺，前面一重围墙全作蓝色，墙

垣更比白墙高了三尺。跃进一重又是一重，第四重是黄墙，第五重是红墙，那时墙高已达三丈三尺，他轻功再高，也已不能跃上墙头，当下施展“壁虎游墙功”，手足并用，提气直上。寻思：“难道出入此屋，都是要用绳索攀援？必定另有密门”。左手攀上墙头，一提劲，翻身而起，坐上墙头，只见里面是五开间三进瓦屋，静悄悄的似乎无一人。

他高声叫道：“晚辈冒昧，擅进宝庄。贤主人可能赐见么？”说话一停，只听五道高墙上撞回来的回声先后交织，组成一片烦杂之声，屋中始终没有回答。

他等了片刻，又叫一遍，突然第三进中扑出十余条巨犬，张牙舞爪，高声狂吠，模样甚是凶恶。他本见两个童子武艺高强，心想屋主人必是英侠一流，颇想结识，这时见屋里放出猛犬，知道主人厌恶外客，不便自讨没趣，于是跃出墙外，回到居所。

进屋时，只见青青正在雇匠购物，整花木，修门窗，换地板，刷墙壁，忙得不可开交。袁承志暗喜，心想青弟助我甚多，当时衡江江上那股杀人不眨眼的凶狠气质，不到一年，竟然逐渐改变。

晚饭后，他把刚才所遇说了。大家啧啧称奇，都猜不透怪屋中所居是何等样人。

次日清晨，众人聚在花厅里吃早饭。庭中积雪盈寸，原来昨晚竟下了半夜大妹妹。院子里两树梅花含苞吐艳，清香浮动，在雪中开得越加精神。

一名家丁匆匆进来，对青青道：“小姐，外面有人送礼来”。另一名家丁捧进礼物，原来是一个宋瓷花瓶，一座沈石田绘的小屏风袁承志道：“这两件礼物倒也雅致，谁送的呀？”礼物中却无名贴。青青封了一两银子，命家丁拿出去打赏，问清楚是谁家送的礼，过了一会，家丁回来禀道：“送礼的人已走了，追他不着”。

众人都笑那送礼人冒失，白受了他的礼，却不见他情。洪胜海道：“袁相公名满天下，这次来京，江湖上多有传闻，总是慕名的朋友向你青示敬意的。众人都道必是如此。

中午时分，有人挑了整席精雅的酒肴来，乃是北京著名的全聚兴菜馆做的名菜。来问厨师，说是有人付了银子让送来的。众人起了疑心，把酒肴让猫狗试吃，并无异状。

下午又陆续有人送东西来，或是桌椅，或是花木，都是宅第中合用之物。青青只说得一句：“这里须得挂一盏大灯才是”。过不了一个时辰，就有人送来一盏精致华贵的大宫灯。再过片刻，又有人送来绸缎丝绒、鞋帽衣巾，连青青用的胭脂花粉，也都是特选上等的送来。铁罗汉一把抓住那送衣服的人，喝道：“你怎知这里有个头陀？连我穿的袈裟也送来了？”那衣店伙计给他一抓，吓了一跳，说道：“不知道啊！今儿一早，有人到小店里来，多出银子吩咐赶做的”。

这时人人奇怪不已，纷纷猜测。青青故意道：“这关礼的人要是真知我心思，给我弄一串珍珠来就好啦”。隔了片

刻，只见一个仆人走出厅去。青青向洪胜海道：“快瞧他到哪里去”？不多时那仆人又回来侍候。洪胜海却隔了一个时辰才回。他刚跨进门，珠宝店里已送了两趾珠子来。

青青接了珠子，直向内室，袁承志和洪胜海都跟了进去。洪胜海道：“那仆人走到门外，对一个才乞丐说了几句话，就回进来。我就跟着那乞丐。见他走过了一条街，就有衙门的一个公差迎上来。两人说了几句话，那乞丐又回到我们门前”。青青道：“那你就钉着那鹰爪”？洪胜海道：“正是。那鹰爪却不上门，走到一条胡同的一座大院子里。我见四下无人，上屋去偷偷一张。原来里面聚了十多名公差，中间一个老头儿，瞎了一只眼睛，大家叫他单老师，似是他们的头子。我怕他们发觉，就溜回来了。”

青青道：“好啊，官府耳目倒也真灵，咱们一到北京，鹰爪就得了消息。哼，要动咱们的手，只怕也没这么容易呢！”袁承志道：“可是奇在干么要送东西一，不是明着让咱们知道么？京里吃公事饭的，必定精明强干，决不会做事。不知是什么意思？命洪胜海把程青竹、沙天广、胡桂南等人请来，变了一会，都是猜想不透。

青青道：“公差的脏东西，咱们不要！”当晃她与哑巴、铁罗汉、胡桂南、洪胜海等搬了送一各物，都放在公差聚会的那个院子里。

次日青青把传递消息的仆人打发走了，却也没难为他。那仆人恭恭敬敬的接了工钱，一再称谢，磕了几个头去了，

丝毫没露出不愉的神色。袁承志等天密戒备，静以待变，那天果然没再有人送东西来。

这天晚上又是下了一晚大雪。次日一早，洪胜海满脸惊宅之色，进来禀报：“屋子前面的积雪，不知是谁给打得干干净净，这真奇了”。袁承志道：“这批鹰爪似乎暗中有拚命讨好咱们”。青青笑道：“啊，我知道了”。众人忙问：“怎么”？青青道：“他们怕咱们在京里做出大案来，对付不了，因此先来打个招呼，交个朋友”。沙天广笑道：“说来倒有点象。可是我做了这么多年强盗，从来没听说过这种事”。

程青竹忽道：“我想起啦，那独眼捕快名叫独眼神龙单铁生。不过他退隐已久，这才一时想他不起”。

又过数日，众人见再无异事，也渐渐不把这事放在心上。这天正是冬至，众人在大厅上饮酒闲谈，家丁着上个大红名贴，写着“晁生单铁生请安”的字样，并有八色礼盘。袁承志道：“快请”。家丁道：“这位单爷也真怪，他说给袁相公请安，转头走了。让他坐，却不具体地说进来”。洪胜海奉了袁承志之命，拿了袁承志、程青竹、沙天广三人的名贴回拜，并把礼物都退了回去。

接连三天，单铁生总是一早就来投送名贴请安。程青竹道：“独眼神龙在北方武林中也不是无名之辈，怎么鬼鬼崇崇的尽搞这一套，明儿待我找上门去问问”。胡桂南道：“这些招数可透着全无恶意，真是邪门”。